

当代世界文豪丛译

西德尼·谢尔顿 / 著 ● 雨都 / 译

鳄 孩



● 宁夏人民出版社 ●



当代世界
文豪译丛

西德尼·谢尔顿精典系列

鳄骇

西德尼·谢尔顿/著 雨都译

● 宁夏人民出版社 ●

(宁)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肖 永

鳄 駭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解放西街 105 号)

宁夏中卫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印张 12 字数 248 千字

1995 年 2 月第一版 1995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227-01254-9/I·330

定价:15.80 元

书中主要人物

- 卡尔·佩雷斯**——南美最大的生产和贩卖毒品的集团——佩雷斯家族的统治者。
- 依丽·埃丝娃**——佩雷斯的儿媳和情妇，家族负责毒品销售网事务的首脑。
- 斯克丽莎·依曼**——佩雷斯女儿、家族的继承人 and 在海外投资事务的负责人。
- 布格拉·奥切**——埃丝娃的情人，斯克丽莎的未婚夫，美国缉毒署的秘密特工人员。
- 兰妮娅夫人**——佩雷斯家族的核心人物，家族银行总裁和负责金融事务方面的首脑。
- 安东尼·苔丝(伯爵夫人)**——佩雷斯和布格拉的情人，斯克丽莎的生母，苏里斯顿饭店总裁。

霍德——佩雷斯庄园卫队的领导人。

贡卡提——佩雷斯家族直接行动组织的头目。

胡依达·普林——佩雷斯家族雇佣军司令。

科坎特——政府反毒品特种部队司令。

怀特——美国缉毒署高级官员。

斯克顿——美国缉毒署高级官员。

希尔沃——累亚坦尔市政长官。

穆卜迪夫人——珠宝店主，美国缉毒署联络员。

清晨，山毛榉别墅笼罩在淡淡的晨雾之中，偶尔，一阵风从原始森林袭来，将晨雾撕得支离破裂，风消逝后，雾又懒洋洋地重新合拢，这更增添了别墅的神秘和肃穆。

山毛榉别墅在设计上可堪称一流。银白色的屋顶，哥特式门窗，用大理石铺成的露天阳台，宽敞豪华的客厅，巨大的圆形门柱，气派非凡的游泳池。所有的这一切，都被一片郁郁苍苍的带有原始风味的山毛榉林包围着。在不知内情的人眼中，这至少是某个身势显赫的王公贵族世袭领地中的别墅或庄园。只有佩雷斯毒品集团的核心人物知道，这不过是佩雷斯家族无数幢别墅之一，目前，它是佩雷斯的儿子麦切林的妻子依丽·埃丝娃的下榻处。一年前，麦切林丧身于反毒品特种部队的乱枪之下后，埃丝娃为了在家族的利益角逐中立于不败之地，又百般引诱委身于了自己的公公佩雷斯，自然，这里又成了佩雷斯修身养性和寻欢作乐的密窟。

有三十名全副武装的警卫和八头凶猛的苏格兰牧羊犬，守卫着山毛榉别墅。清晨，警卫和牧羊犬都隐蔽在自己的哨位，静悄悄地看不见任何人影。用高薪聘请的意大利厨师正在厨房为女主人预备早餐，几个印地安女仆在管家蒂娜的指挥下，悄无声息地忙碌着拭洗楠木旋梯和橡木地板，更换花瓶里的鲜花。一切都是那样井然有序。

埃丝娃醒来时，才清晨七时。她发现身边空荡荡的，只

留下浓浓的佩雷斯独有的雪茄烟和科龙香水的混合味。佩雷斯早已走了。她这才想起，昨晚入寝前，佩雷斯说过，今天他要去召开雇佣军军事会议，会后，还要去检查防务，巡视阵地。这老家伙，真是一个勤奋得令人钦佩、可怕得令人毛骨悚然的魔鬼。

埃丝娃按动电钮，窗帷徐徐地开了，随即，巨大的落地式橡木窗也开了半扇，一阵清新的带点亚马逊森林特有的潮味的空气涌进了温暖的室内。她掀开被子，让自己热乎乎的身体浸润在新鲜的空气之中。

她慵倦的仰望着天花板，在枝形的宫廷吊灯，楠木天花板上雕刻着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幽会的图案，它折射出东西方人都膜拜的人类最古老的图腾的光辉。她之所以选择这间卧室，就是看中了天花板上雕刻的图案。

在床上一无所思一无所想地躺了十几分钟，她开始起床。她没有按铃召唤女仆来侍候，这会骚扰清晨的宁静。也许是经历了太多惊涛骇浪的生活，经历了太多刀口舔血枪口谋生的日子，她喜爱清晨里这种神秘的祥和和宁静。

她赤着脚来到隔壁的卫生间，女仆早已给她放好了满满一池热水。浴池是用橡木板拼成的，很大，大得可容纳几个人沐浴。她用手试试水温，恰到好处。她将栗色的长发罩入沐浴套中，然后让身体慢慢地没入水里，刹时，舒适的水流熨贴的环绕着她。

埃丝娃已经三十多岁了，在佩雷斯家族里，她可堪称是一位丰韵十足的美人。她的身体依然苗条而性感，细细的腰，优美的双腿，丰腴的胳膊，丰满的臀部，硕大而挺拔的乳房，乳头大大的，猩红色，犹如春天的草莓。她的眼睛很美，顾

盼生辉，鼻子秀丽，嘴长得很诱人，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性感十足。麦切林、贡卡提，拉里奥中尉、佩雷斯，她记不清究竟有多少男人垂涎她的身体，垂涎她这种举止高雅的风情。但她明白，要在美女如云的累亚坦尔立脚，要在处处充满惊涛骇浪的佩雷斯家族立于不败之地，仅靠这迷人的胴体远远不够，重要的是脑子，迷人的胴体只不过是武器之一。

埃丝娃充满宁静地沐浴后，然后按铃，召唤来女仆，为她拭身，穿戴。印地安女仆一边为她拭着身上的水珠，一边巴结地说：“夫人，您美得真象天使！”女仆的眼中充满着妒羡的眼光。埃丝娃想起在波哥大和男人厮混的日子，那些男人们眼光涌现的是一种想占有的垂青的贪婪目光。男人的贪婪目光和女人的妒羡目光，都使她感到一种喜悦，一种意识到自身价值的喜悦。

埃丝娃容光焕发地出现在餐厅。锃亮的餐桌、银色的餐具，华贵的阿根廷地毯。她在四个女仆的侍候下优雅地进餐。这个波哥大的荡妇，此时犹如一个雍容文雅的贵妇，在进行着自己例行的早餐仪式。她内心既觉得一种出人头地的优越，又有一种被束缚的压抑，她更希望在波哥大，和垂青自己的男士共进早餐，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调情。可惜，那些日子仿佛一去不复返了。在这里，在这佩雷斯主宰生死的累亚坦尔，她是他公开场合的儿媳，她是他暗中的情妇，不论是儿媳，还是情妇，她都得维持佩雷斯家族应有的体面。

早餐后，埃丝娃换上一身做工考究、质地昂贵的巴拿马消闲衫，开着南美洲号跑车，出了山毛榉别墅。尽管她拒绝警卫随行，身着便装的警卫还是驾车远远尾随着她。

佩雷斯今天巡视防务，她想趁机到累亚坦尔逛逛，去兜

兜风，轻松轻松！

没有年青英俊男人调情的日子，真她妈的要命！

累亚坦尔座落在马格达雷那河流域原始森林地带，这是一个令外界鲜为人知的毒品之城。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准确方位。印第安人是马格达雷河流域最早的主人，他们栖洞穴，猎食为生，这些土著印第安人的历史，可追溯到数千年前。目前，这一带仍居着五千多印第安人，他们分属穆拉、蒙杜鲁库、马瑙和阿鲁亚夸族，这些部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累亚坦尔的诞生，为这片原始森林带来一种畸形的繁华，印第安人的子孙也学会了使用英语，渐渐接受了一种外来的文明。佩雷斯严密的控制着方圆四百平方公里的马格拉雷那河流域，他几乎和这片流域所有部落的首长都成了朋友，他教会他们种植大麻，加工成半成品，他用盐巴、布匹和粮食以及其它日用品支付报酬，使他们由封闭的原始生活进入了文明生活。许多印第安人对佩雷斯感恩戴德。累亚坦尔崛起后，不少印第安人的子孙成了这个特殊城市的仆人、清道夫、看门人或守夜人。经过教育表现聪慧的印第安人，还进入了佩雷斯家族的公司作职员；也有不少脑子好使的印第安人，用赚来的钱开起了饭馆、酒廊和旅店，只要有钱可赚，贩毒、贩枪、贩人，什么都敢干。这是一个繁华的森林之城，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邪恶之城。

佩雷斯家族缔造了这座畸形的城市。佩雷斯却幽默地说：“是上帝创造了它！犹如上帝创造了河流、山川和大地！”

正是这座被佩雷斯称为上帝创造的累亚坦尔，以及累亚坦尔周围的大麻基地和可卡因加工厂，为佩雷斯家族带来象

马格达雷那河那样滚滚不息的财源。

在政府反毒品特种部队围剿累亚坦尔地区时，佩雷斯家族的发言人曾宣称：愿出资帮助政府偿还数十亿美元的债务，条件是政府永不骚扰累亚坦尔地区，承认佩雷斯家族的买卖合法。

当今世界，能拿出数十亿美元帮助政府偿还债务的家族或财团，除了佩雷斯家族，恐怕绝无仅有。

埃丝娃将车停在波旁大酒店，坐电梯来到顶楼的露天酒吧，她要了一杯马提尼酒和一杯墨西哥咖啡，仰靠在躺椅上，沐浴在丛林强烈的阳光下，静静地浏览着。波旁大酒店座落在一座山岗上，累亚坦尔一览无遗地在她眼前展现。

城市沿着马格达雷那河流而建，有一条长达五英里的主街，靠森林的一边，联着主街佩雷斯大道，派生出许多小街小巷。各种房屋都体现出独特的个性，参差不齐的耸立在蓝天下。在林木掩映的山岗地带，还座落着许多豪华的别墅。街上车水马龙，人流熙攘。自从两月前反毒品特种部队退走后，累亚坦尔很快就恢复了它的繁荣，所有买卖照样进行，该见上帝的人都被上帝召走了，活着的人更觉得人生如梦，光阴短暂，应抓紧有限的时间疯狂地赚钱，拼命地寻欢作乐。

能缔造这样一座疯狂之城和神奇之城的人，要嘛是个伟人，要嘛是个魔鬼！眼下，她，依丽·埃丝娃就和这个伟人同床共枕，就是这个魔鬼的情人。她突然产生出一种自豪感，几乎同时，一种深深的自责涌上心头。

当初，她处心积虑干掉帕米尔，干掉佩雷斯心爱的情妇而取而代之，不正是为了掌握这个家族的秘密，控制这个家族，成为佩雷斯第二？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颤颤惊惊地

惨淡经营，不正是为了能有一天能统治佩雷斯家族，统治累亚坦尔吗？

可现在，她明显地感到，她将面临无数难以逾越的挑战和难关。为了达到目的，她已经豁出去了，她还将豁出去！

埃丝娃极力驱逐脑子里这些不快的想法。阳光强烈，晒得她皮肤灼灼发痛，这勾起她一种渴望人搂抱的感觉。

这时，从空荡荡的门边，传来一阵不愉快的争吵声。埃丝娃转过脸去，发现山毛榉别墅的警卫正在粗暴地阻止一位年青绅士上楼顶观光。她看了看那位绅士，觉得他挺顺眼。

“利班雷斯！”她召唤警卫。

利班雷斯快步来到埃丝娃身边，恭敬地垂下头：“夫人，有何吩咐！”

“让累亚坦尔给这位先生留个好印象！站着挺累，你们到下面去喝咖啡吧！”埃丝娃的话透出一种不容抗拒的威严。她用手包中抽出二百美元，赏给警卫。

“是！谢谢夫人！”利班雷斯接过钱，恭敬地退后，很快，就招呼自己的警卫同伴，象影子一样消失了。

除了那位缓缓步入的绅士，楼顶酒吧仍然是空荡荡的。

埃丝娃没有回头，仍然安详地望着楼下的累亚坦尔。作为一位敏感的女人，她已感到，那位青年绅士已来到了她的面前。

“夫人，谢谢您！”

“不，应该是我向你致歉，我的随行骚扰了你！”

“夫人，您太客气了！”青年绅士道：“如果不打扰的话，我可以在这儿坐下吗？”

埃丝娃这才微扬起脸，打量着面前这陌生的绅士。他约三十岁，脸很英俊，很有个性，体格健壮，举止潇洒，但头发微乱，穿着普通而随便，看上去颇有一种艺术家的味道。她感觉不错。

“当然可以！”她嫣然一笑。

青年绅士坐下。女招待上前，按她的吩咐送上一杯人头马酒后，又退回了远远的吧台。

他品了品酒，抽出一支烟，点燃前礼貌的征求道：“可以吗？”

她回答：“随便！”

接下来，他们默默无言。

青年绅士从衣袋中取出素描本，吸着烟，眼睛望着远处的楼舍，在本上描着素描。埃丝娃瞟了一眼，素描本上已勾勒出了参差不齐的建筑物的轮廓。

“你是画家？”埃丝娃问。

“是的！”青年绅士仍在专注描绘。

“第一次到累亚坦尔？”

“是的！”

“印象怎么样？”

“非常美，一种粗犷的美，文明与原始并存的美。”他转脸望着埃丝娃，“同时，又非常神秘，一种莫测高深的神秘，犹如你，夫人！”

埃丝娃淡淡一笑：“先生，你很讨人喜欢，也很会说话！冲着你的恭维，我想善意的告诫你，累亚坦尔是个作神秘买卖的地方，它不喜欢在本上写写画画的外来人，不论他是记者或是画家！”

青年绅士愕然地停下笔。

埃丝娃道：“在当局允许看看的地方，尽情的观光，在允许玩的地方，纵情地玩，累亚坦尔有自己的秩序和法则，活着进来，最好是活着出去！”

青年绅士感激的点点头，然后点燃打火机，默默地烧掉了刚才的素描。他欲起身离去，埃丝娃的话又留住了他。

“从哪儿来？”

“罗马！”

“意大利人？”

“是的！”

“你不觉得，相逢是一种缘份吗？先生，该怎么称呼你？”

“布格拉·奥切。”青年绅士道：“夫人，请问芳名？”

“依丽·埃丝娃！”她性感十足地一笑。

“一个非常美的名字！”他说。“象你一样！”

“你又在恭维我！”

阵风吹来，勾勒出埃丝娃那婀娜多姿的身段。布格拉充满激情道：“夫人，绝不是恭维，上帝作证，您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

埃丝娃风情万种地荡来眼波。

布格拉道：“真想为您画张肖像，留着永恒的纪念。可惜，上帝不会赐于我这个机会！”

“上帝是人创造的，有时，人可以上帝作主！”埃丝娃莫测高深道。

“纵然人可以上帝作主，夫人，也没这个机会了。允许我观光的限期已到，后天一早，我就得离开这座神秘的城市！”布格拉无不遗憾地起身告别，“夫人，打扰你了！再见！”

埃丝娃：“再见！”一种异样的东西在她心中泛滥骚动，她漫不经心道：“也许我们还有机会见面，先生，你住什么饭店？”

“马弩人大酒店。”布格拉彬彬有礼道。

埃丝娃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她喃喃道：“这家伙，真是一头有趣的种马！”

她又懒洋洋地晒了一会太阳，才离开露天酒吧，驾车去城市东郊，巡视快要峻工的佩雷斯庄园。

当累亚坦尔万籁俱寂的时候，佩雷斯才从一百英里外的防务阵地风尘仆仆地回到山毛榉别墅。居安思危，这是佩雷斯信奉的处事原则之一。他总忘不了当初创业的艰辛，和政府反毒品机构打交道，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同印第安人周旋，他绞尽了脑汁。几十年拳打脚踢，数十次死里逃生，他才和家族营造了累亚坦尔这个窝。他统治着这片土地，统治着几十万五花八门各怀鬼胎的人们。他时常感到，自己辖下的人们和土地，是一片火山，没有爆发的火山，因为他坐在火山口，因为他的重量，才没有爆发。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对事业有着狂热献身精神和冷静头脑的并且有坚韧不拔的性格的圣徒，对于他的献身，命运已给予了他厚赠。感谢上帝，他已拥有了近百亿随时可支配的美元，还有累亚坦尔这座天知道值多少钱的不动产。佩雷斯家族的子孙，从现在开始，什么也不干，世代代也享用不完。他现在之所以这样勤勉，这样事毕躬亲，这样继续积累财富，只是为了向世人证明，佩雷斯还活着，在政府军的妒恨中，在仇人的冤家的赌咒中，有声有色地活着，同时，也是向世人昭示，他永远充满智慧，没有他越不过的难关，佩雷斯家族的事业，仍然在蒸蒸日上。

佩雷斯在佣人的侍候下洗了澡来到卧室时，已临午夜了。卧室里没人，隔壁的书房亮着灯光。

埃丝娃身着猩红色的睡袍，坐在大班台前，正聚精会神地阅读资料。这些资料，是佩雷斯家族的机密文件。她已获得佩雷斯的特许，尽情熟悉。佩雷斯在儿子丧身后，迫切需要家族中信得过的助手。

资料很多，均属绝密。如佩雷斯家族在几个国家开设的跨国公司的业务项目，经营情况，总裁或代理人的资料，包括住宅、电话及背景材料；家族在南美洲和北美洲的投资情况；毒品销售网的部分情况（没有重要的销售网名单，这意味着佩雷斯还没有百分之百的信任她）；累亚坦尔的防务情况，市政建设和管理资料，各个主管部门首脑的档案。这些是打开神秘的佩雷斯家族的钥匙，是统治佩雷斯王国的至高无上的权杖。

埃丝娃如饥似渴地学习、熟悉，并想娴熟地掌握它，为有朝一日能统治家族王国奠基。同时，她还想在佩雷斯的眼中塑造另一种形象，比将胴体献身给佩雷斯重要得多的一种形象：依丽·埃丝娃不仅聪慧、果敢，而且勤勉，愿为家族的事业献身。

“埃丝娃，您还没睡？”佩雷斯走了过来。

“亲爱的，您没回来，我怎么能睡呢！”埃丝娃起身，迎向他。

佩雷斯拥吻她，眼光却射向桌上的资料，“宝贝，您总是这样讨人喜欢！”

“亲爱的，这都是跟在您身边的原因！”埃丝娃说。

“熟悉得差不多了吧？”

“还早着呢，资料太多！”

“别急，慢慢来！”

“看见您每天这样累，总想早点熟悉，能帮帮您！”

“宝贝，您已经在帮我啦！”

“亲爱的，您在取笑我？”

“不，这是真的！这些家当是佩雷斯家族几十年积累的，您别指望能一早一夕掌握它，即使掌握了，还得去亲自调教，才能驾驶它！”佩雷斯意味深长道。

埃丝娃精明过人，她已敏感到佩雷斯话中的弦外之音，她淡淡一笑：“我只想熟悉，能多少帮帮你，至于驾驶它，那是您的事。亲爱的，您才是佩雷斯家族的主宰！”

佩雷斯满意地一笑：“宝贝，我们休息吧！”

“好的！”埃丝娃利索的收拾好所有的文件和资料，锁进保险柜。然后熄灭灯，和佩雷斯走进卧室。

卧室里灯光柔和，温度适宜，暖融融的。埃丝娃掀开被盖，让佩雷斯躺了上去。他太疲倦了，疲倦得已没精神欣赏埃丝娃午夜的秀色。他头刚挨上枕头，就困乏地闭上了眼睛。

“您太累了，让我为您按摩一会，睡个好觉！”她提议。

佩雷斯没有应声。他尚没入睡，没反对，就是默许。

埃丝娃上床，跪在他脚边，象一位娴熟的按摩女，从脚部开始为他按摩。她用手轻轻地捏着他的每一只脚趾，其次是脚背、小腿。她的手轻柔有致，捏揉并举。她顺着他的大腿往上按摩，在他的大腿内侧，她的手似乎特别多情，慢慢地抚摸着。他开始有反应了，最初是愉悦的哼声，随即，亢奋起来。他睁开眼，将手伸进她的睡袍，搓揉着她丰满的乳房，她的乳房渐渐胀大，乳头开始变硬。埃丝娃娇喘吁吁。

佩雷斯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性饥渴。他陡地翻身，几下就扯掉了埃丝娃的睡袍，将她剥得一丝不挂，压在下面。她夸张地哼着，呻吟着，千姿百媚地扭动着身躯，其实，此刻，她的情欲才刚刚开始。

佩雷斯很快就完事了，他歉意道：“对不起，宝贝！”

“没关系，您太累了！”她安慰道。这时，她浑身正袭过情欲的狂潮，她难受得要死，用双手紧紧地抱着佩雷斯，“亲爱的，我真想还要您，永远要，无休无止……”

“对不起，我真老了，不能作您的搭档了……”

“不，亲爱的，您别这样说！”她压抑着自己高涨的情欲，小鸟依人地偎在他身边，用手抚摸着他的胸毛。“在我的眼中，您永远是年青的，健壮的……我还希望您娶我……”

“娶您？宝贝，这不可能，原谅我，佩雷斯家族没有这样的先例，我们……都需要起码的体面……”

“不能娶我，也好，亲爱的，为了您，我什么都答应，什么都做，只要您永远待我好……”

“我会的，宝贝，除了不能娶您，我什么都依您……”他吻着她的双眼。

“谢谢您，亲爱的……”

“我们睡吧！”

“好！”她伸手关掉壁灯，又偎在他的身边。

佩雷斯一会儿就睡熟了，鼾声如雷。

埃丝娃躺在他身边，躺在这位主宰累亚坦尔生存的统治者的身边，在黑暗中睁大眼睛，她感到一种征服了这个神秘的男人的喜悦，又感到一种巨大的失落和饥渴。

她突然想到那个举止潇洒体格健壮的意大利人，那该死